

卷四

第一回

富貴功名命所遭 命遭絕不爽分毫 王侯縱貴時能遇

飲啄微數莫逃 石季不謀偏獲利 劉蕢苦讀也徒勞

試思命憑何計 惟有施仁積善高

前朝朝 孝感縣城外鴻漸村地方有一鄉民姓廉名野表號小

廉潘氏 生一子取名潔兒夫妻三口是磨豆腐為生又兼賣酒

廉人朴寔雖是窮漢專喜行善見人飢餓便肯留他來家

肯將旧衣與他穿着故此人人皆稱他為廉善人我

做小生意之人只好日趨日活如何得能有餘行此善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清 天花藏主人 撰
卷四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70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藏書

雙紅堂
小說
70(4)

幸小姐喬粧假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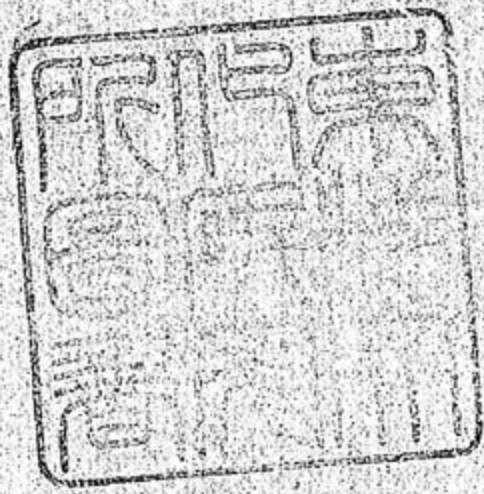
廉狀元欽賜完婚

同書部

詞曰花不辭花欲並春風同一嫁事尚爭差且說風流話○是也非

也何處占靈卦非閑詐陰擊陽架早已鸞同跨 右調點絳唇

話說幸小姐被毛羽說出廉清始末根由又說連中三元又說不久歸
娶說得津津有味方知前日在馬上遇見的與這個名帖確是廉清心
中歡喜恐怕露出相來只得推說有事走到書房來尋秋萼將毛羽之
言細述知道我想天下大那裡有這般相似的面貌怪不得他在馬
上看我二人幸喜得這般裝束不曾被他看破若看破豈不羞死秋萼
听了喜得心花俱開道這樣看來他如今要歸娶小姐了何不小姐通
個信兒與他將小姐接去豈不省了往來的耽閣幸小姐笑道這如何



科 2007

使得我今在此。雖是為他。然改頭換面。豈是閨中淑女之事。只合取個巧兒。趕將回去。方妙。但他們錯認我是個嬌婿。纏住不放。倘或廉郎一旦奉旨完婚。彼時歸娶無人。歸罪我父母。我父母豈不受累。這怎麼處。秋萼道。如今小姐須去哄騙毛小姐。求他在父母面前說個方便。送歸方好。幸小姐感著。蹙眉道。我哄騙之法。已行盡矣。無奈他。只要我與他交合了。方肯在父母面前攛掇。送回。這怎麼好。秋萼听了。無法可處。想了半晌。忽道。如今我有一計了。小姐須要如此。這般我再在傍。攛掇自去。不中之理。幸小姐想了一想。道。這也有理。只得要行此計了。到了次日。幸小姐竟在衣房中。裝起病來。睡在床上。秋萼早已打點些喫食。藏好。到了晚間。不進房去。毛小姐忙着侍女來請。幸小姐在床上說道。我今日忽然得病。行走不動。今夜不進房來。可與我拜上小姐。自安寢罷。

侍女去回了小姐。小姐聽了。喫了一驚。忙叫侍女點燈。同走到書房來。看視。只見幸公子蒙被而卧。先用手來挽。又臉貼着臉兒。說道。即君為何忽去。抱恙使妾聞而驚憂。幸小姐听了。只得開眼。慢道。小弟亦不知如何。忽生此病。却蒙小姐自來看我。益使我心不安。毛小姐道。妾與郎君身心如一。未有心痛而身不痛之理。今郎君抱恙。妾豈不驚惶。但此處非調養之所。容妾挽扶進房。便於調理。幸小姐道。我耳鳴目眩。厭听人声。在此覺得寧靜。說完。閉目不語。毛小姐見他昏沉。欲睡。只得着侍女到房。取出枕被。自在床外。和衣另睡。到了次早。毛羽與夫人聽見女婿得病。卧在書床。連忙同來看視。即着人請名醫調治。送藥煎好。秋萼乘人不見。暗傾去。又悄悄私進飲食。如此一連數日。弄得毛小姐日不離身。夜不解衣的看視。爭奈幸公子只不見好。一夜毛小姐亲

看秋萼煎藥。秋萼乘便說道：心病須將心病醫。我家公子之病，不是風寒邪熱藥餌所能療治。只要小姐醫他，自然見效。毛小姐忙問道：公子的病實是為何而起？又何為要我醫他？你可說來。秋萼道：公子之病，是當初一時孟浪出門，不期得遇老令，將小姐配成佳偶。心雖歡喜，但有一段孩提之念，未免要想到父母。今與小姐燕爾新婚，綢繆交合，不敢輕易在小姐面前吐露言歸心憂於內。近來只向小人面前啼泣，暗泣以為遠隔父母不告而娶，有負不孝之名。小人再三勸解，不意公子漸積漸深，因而成病。今只求小姐念夫妻情分，在老令夫人面前使我公子暫回稟明我老令，死失子之憂，并與得娶小姐之喜，兩處俱安。再與小姐團圓方妙。毛小姐聽了，因想道：我初疑他推托不肯與我言私，故此我強他成事。之後許他送歸，他原說要回去稟過父母成親。我若

同他早回，豈不成親父矣。今看來是我自誤，却又害他。我明日只得告知父母，同他回去。遂來到幸公子身邊，說道：妾前日留君，是為恩愛。今想起來，為恩愛而悞恩愛，君而反害君，妾罪實深重矣。今後悉如君願，望君釋去憂愁，瞿然而起，妾之幸也。此時幸公子听見秋萼的話，又見小姐自悔，因而說道：小姐愛我之心，我已知矣。但所慮者，小姐為岳父母鍾愛，豈肯遠離歸期？無日如之奈何。毛小姐道：焉有嫁夫不從夫志，做媳婦不見公姑？我明日當稟明父母，與君同歸。萬勿見疑。幸小姐大喜道：賢妻若肯稟明岳父母，與我同歸，我無憂矣。毛小姐見幸公子喜歡，便也歡容，將藥煎好，拿來與公子喫。幸小姐道：良藥不如良言。今聞賢妻之言，只覺胸膈頓爽。這藥且慢喫，罷到了次日，毛小姐就來見母親。夫人問道：公子病勢如何？我正要去看他。小姐道：昨夜頗覺好

此只是孩兒有一心事一向要與母親說知實不便啓齒今日事到其
間含糊則失於情義只得告知母親萬望母親周全夫人道你見我做
娘的那件事不依你、有甚事可說我知小姐道孩兒自從與幸公子
做親不曾有夫婦之情他說要告過自己父母方與孩兒言情今公子
得病緣故皆由于日夜思念父母而致昨夜哭訴孩兒要我稟知母親
孩兒已許他同歸以全其孝使他病安孩兒之心亦安矣夫人听了大
驚道你成親兩月難道還是處子小姐道孩兒明則夫妻暗中姐弟夫
人道你夫妻有這緣故若不說明我那裡得知今等你父親回來我細
與他計較你去對公子說叫他放心身子要緊毛小姐見母親肯依
他遂走到書房與幸公子細、述知幸小姐十分歡喜再說毛羽出獄
曉得是廉狀元之力遂來拜謝廉清一連拜過幾次終不得見這日朝

罷又到廉清門上來只見一個家人上前對毛羽說道昨日狀元有言
說前日相救實出死心怎敢勞老翁言謝况老翁亦曾有恩於狀元彼
此只可感之於心今老翁與狀元皆是同鄉若一接見則前日相救是
无私而有私矣恩與私俱留回鄉面悉毛羽听了點頭道是因想道他
說彼此感恩必是曉得送他風水之蔭了遂到衙中見了夫人夫人
便將女婿與女兒之事并得病之由細、說知毛羽听了躊躇半晌方
說道我今官雖風憲未免朝是夕非前日之事若無廉狀元之力今日
你我不知作何狀了我今想起功名之事已冷了一半只等有便即上
表懇歸此時一齊榮歸方妙夫人道你的主意固去不差但辭官尚無
定期如今女婿執意必欲告安方成夫婦之情若不放歸豈不悞了他
二人若是他住在外府外縣今日將女兒帶歸我也自去不捨如今同

在一鄉你我在此家內無人何不使他夫婦先歸一則完他心願二則又可照顧家中後來我回去也有個照應毛羽又細想了半晌道這說也是待我擇日着人送他夫婦先回去罷夫人見他許允擇日即來與小燕說知小燕歡喜連忙去對幸公子道父母許允我與你同歸已擇日了幸小姐听了大喜感謝道蒙小姐愛我他日同歸我自然能遂小姐之願毛小姐笑道只不要到那時又做君子將人奚落幸小姐也笑道我即不能亦當借倩神針與小姐法彀何如二人說笑自此幸小姐日進飲食不消幾日行走如初只料理起身正是

話是一般說。又當兩樣樣。一時樣不出。言笑各思量。

却說廉清一日早朝罷天子帶他到殿中廉清朝見娘。不一時兩臣排上宴來天子與娘。共飲命歲清待宴。旁廉清謝過恩方纔

侍宴只見笙簫迭奏說不盡皇家富貴。

李白清平調三章獨擅千古卿才不減青蓮。朕欲汝繼之以慰朕身。

清奏道臣蒙陛下寵遇之恩敢不應命天子即命近侍捧過筆。白綾廉清即舉筆題了三章呈上天子天子一一看去只見上寫着

第一首 龍鳳雲開仰聖容 芙蓉香暖受恩濃

小臣何幸纔搗筆 舜日堯天一旦逢

第二首 乾坤別是一番香 豈在文人錦繡腸

穆、皇風吹合殿 萬花齊放作春粧

第三首 壽觴准獻九重歡 天眼偏將赤子看

飽德醉恩時既久 午陰初轉玉欄杆

天子看完大喜道朕觀三詩直可與青蓮並驅矣於是君臣又歡飲多

時娘、問廉清道賢卿少年及第家下何人、可曾婚娶否、廉清奏道臣家中父母年將七旬、曾結孝居賢之女為媳、尚未成親、因臣進身之後、夙夜匪懈、欲效犬馬之誠、故徒念晨昏、而弗遑也、今蒙娘、賜問臣不敢不盡言、娘、道為臣必須忠孝兩全、卿父母年老、養子成名、成名而不能歸養、則如無子一般、況且人生七十、光陰有限、若子在朝、媳未娶、亦盛世所宜、今卿正在青年、報忠且長、盡孝且短、乞陛下賜廉清歸家完娶、侍養雙親一年、入朝盡職、不識陛下以為何如、天子道賢后、言正合朕意、賜卿柴歸養親、完娶可也、廉清連忙謝恩、既而宴罷、天子與娘、賜廉清許多奇珍異寶、作娶資、又命撤金蓮寶炬、着內侍送廉清回寓、到了次早、廉清入朝辭聖、百官聞知、廉清榮歸、皆來送行、此時毛羽亦隨眾官送城外、因前日有涉私之言、相見不敢深談、惟草草行禮而已、及見廉清起身去了、遂回到衙中、細細與夫人說廉狀元奉旨歸娶之事、幸小姐聽了、暗、喫驚、甚喜、歸期也、擇在這日、毛羽遂備酒與女兒女婿送行、又將家事囑托一番、幸小姐一、領命、毛羽又把黃積盡付與女兒女婿帶回、差了的當家人及使女僕婦、又寫書致意幸尚書、招贅并雙歸之事、然後幸小姐與毛小姐拜辭了父母、俱各含淚而別、幸小姐遂與毛小姐帶了家人出城下舡、一路興、頭、望湖廣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你我同行皆不是伴 彼此事急權且相隨

詞曰既係親情難割斷、惡縱如山只合心頭憾、若突逢他落難、忍將冷眼從傍看、僕、長途都有笑、便是勞、遠道亦無幹、誰知同路不親人、正是追求好鴛伴

右調蝶恋花

話說幸小姐與毛小燕到了船中甚是歡喜夜宿曉行不題却說幸尚書自從報廉清中了狀元又喜又苦門庭雖是熱鬧但時時想着女兒尋訪不見悲切與夫人鬧過幾番隔了多日忽又來報廉清欽賜養親完娶已辭過朝矣幸尚書與夫人得了此報嚇了一驚不小尚書只是埋怨夫人不題再說幸小姐同毛小燕在船一路而行誰知與廉清的座船只在前在後看官你道廉清的舡是沿途府縣接來的人夫為何行得甚遲只因廉清到了馬頭就有府縣迎接送禮請酒所以耽擱故幸小姐的舡與他的舡相去不遠每到夜間吹打甚覺熱鬧幸小姐問家人道前面的官舡是甚麼官府這等熱鬧家人道是新科廉狀元欽賜歸娶的故此與頭幸小姐聽了心中暗喜因悄悄對秋萼道你我離家日久不知老爺如何埋怨夫人今廉郎奉旨歸娶必有報到家中老谷夫人不知怎麼著急今日幸喜同着而行湏得我先到家將這些事情說明方好若是廉郎先歸我父母一時露出真情豈不埋怨母親不必得我先在他前走早到一刻也是好的如今這些水手有限如何趕得快路秋萼道從來財利可以動人明日小姐叫人將銀子多催些人夫便不怕不快了幸小姐道說話有理遂分付了家人果然次日到了馬頭上催了十數名繃夫這日人多一齊打着號子舡去如飛幸小姐見了甚奇爽快因將紗窓推開觀看看了半晌忽見一個繃夫因小解了在後而趕來恰在舡傍邊走過幸小姐見了喫了一驚不覺失聲阿呀忙悄悄叫過秋萼來看秋萼見了也失聲阿呀幸小姐連忙搖手將紗窓掩上恰好毛小姐走來二人就不言語了毛小姐見他二人說話瞞着他便問道我與公子夫妻之間有事何必瞞我幸小

姐見他著急只得說道我與小姐情同魚水何必相瞞只是這人說來實有關係於我今忽見他不覺恨他一時不欲言語恐洩也毛小姐道即君所見何人可與妾言否幸小姐道方纔見一繡夫寔是母家至戚只因他為人不端往來設計生釁故我恨他今見他在此行役未免起我骨肉憐念之心但不知他為何造到如此我若竟與他相見恐有不便意欲煩小姐與我如此這般問他一番若先甚遇犯再如此這般帶他回去我心始安矣毛小姐聽了笑道文人遊戲何所不為遂叫家人上去喚那繡夫來原來那繡夫是幸小姐的母舅寧先知他自從拐了貝公子千金聘物連夜逃走上了江艇一路往北到了起旱的所在便催了一匹驢子夜宿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外面趕腳的歇下牲口寧先知便問道這裡可有好飯店安歇麼趕腳的道這一帶俱是飯店

相公若要好下處除非城內去尋寧先知暗想道我行李內有此東西城外雜我一個人怎好照管還是城內去安穩遂找了腳棧便自己背了行李往城中來到了城內但見人烟湊集兩邊開的都是些京貨店不見有甚麼飯店寧先知背着行李走來走去早背得身上汗流如雨氣喘脚軟只得放下行李自己坐在行李上拿一把紙扇亂扇了一會忽見一個人穿着一身華麗衣服頭上戴着一頂高巾在人叢裡走將來朝着寧無知深處作下揖道老夫久已不曾相會誰知在此相逢寧無知正坐在行李上忽見這個有体面人走來作揖口稱老夫連忙立起身來還禮不迭誰知這個人深處作下揖去口裡叙着寒溫說個不及至說完這個人騰去起來仔細一看忙陪笑道原來是我認錯得罪即時去了寧無知見他認錯便大笑道世上有這樣冒失

鬼人都認不清混來與人作揖說完便坐下去却坐了一個空一交跌
翻再一看時行李不知被何人拏去了甯先知急得搥胸跌脚亂咳亂
跳道不好了不好了走路的人便來問道甯先知告訴不見行李內中
有千餘金不知被那個拏去了眾人道你行李中既有銀子為何不謹
慎這京師裡神棍拐子王千整万希罕拐你一個你只好認悔氣罷有
的說道大約還去不遠趁早趕去或者趕得着也未可知有的說道你
這老哥想是被善中求拐去了甯先知忙問道善中求住在那裡乞大
爺請明我好去尋他那人笑道你真是外省老寔人我這京師老子有
兩種名色專在城門口看人行行李進門他見了孤單客入便跟在後面
外省人那裡知道道路徑若尋人問路他便指東說西引到灣彎曲曲的
僻靜冷巷無人所任便一夥上前一頓拳頭奪去行李這叫做惡中取

有一等一面不識混認親戚朋友拱手作揖換身進來拐了東西這叫
做善中求其餘也說不盡甯無知聽了急得無法只得趕尋了許久
並無影响只是歎氣要入飯店安歇店家見他空身俱不肯留只得依
舊出城走到下驢的所在與眾人說知眾人見他苦楚便留他歇夜幸
喜身邊剩些零銀買些飯喫到了夜間想一回恨一回一夜不曾合眼
次日起來癡心不斷又入城找尋一連數日早將身邊銀子吃完只得
歎道罷了罷了真是小騙遇了大騙一時進退無門因想道外鄉酒不
如故鄉水我回去極不濟還是尚書阿舅誰不奉承就是貝公子與我
費嘴我去求姐夫也要看顧我三分主意定了遂將身上衣服賣
了放在腰間做盤纏一路而走到山東地方遇着一起逃荒百姓走
到面前見他一個走路竟一擁上前一把捉住甯無知双拳難敵兩手

早被衆人推倒一齊下手把他腰間亂搜亂挖盡行搶去又見他穿着綿衣也剥下來連鞋襪也剥了剥得精光便一齊逃去了。甯無知在地下亂滾亂哭了一會只得立起身來身上只留得一件白布掛兜一條褲子因軟氣道這想是惡中取了幸喜一身不曾被他打傷若是打傷走不動只好餓死在這荒郊野外了因見天色漸晚只得捱入村中逢人告訴被拐苦楚有人憐他留他歇宿幸喜是八九月天氣夜間還不甚冷宿了一夜次日又行只得沿途求乞到了通水路的所在便混入驛中與人扯緯一路下來這日恰了幸小姐分付家人僱夫趕路舡到驛口家人拿了毛御史的牌票上去與驛官看討了五六名驛夫便又將銀子僱人這此驛夫見有銀僱人大家來爭家人只揀幾個精壯的僱了甯無知是一向受用的身子也還好看故此在內一齊上緯不期一時尿急在後小解誰知被幸小姐細了看明他不曉得竟自上緯而走了一會忽背後有人扯他道公子喚你可跟我上舡甯無知吃了一驚不知何事只得隨家人走上舡來此時毛小姐改了男粧飄巾瀟服坐在艙中甯無知看見連忙磕頭道小的上緯並不曾躲懶不知公子喚小的何事假公子道我見你不像個驛夫想是好人家為何作此賤役必是犯了甚法配在驛中你從寔說來我有處置甯無知知道小的寔是好人家兒十並不曾犯法公子若要問起小的根由小的只得要直訴了便跪下訴道

小的生居孝感縣地名雖好我不善上無父母下無兄一任邪心用机变有個姐是同胞已嫁尚書誰不羨人見我恨三分讓
我裝腔學花面姐夫愛女要擇婿不許富家許貧賤借此謠言騙

姐子姐子聽了心中眩只訝姐夫在面前忽然湊巧選秋夢同了
兒子赴科場我將甥女通別線暗約日期收聘財白銀更有黃金
銅墮天鼓樂正送來姐夫怡歸親看見拳頭脚踢打妹婆媒婆打
得團子轉小子見風便轉舡速去藏身只是戰禮物退回沒奈何
又與媒婆同一串全去收去匿家中許朝許夕教人盼只言甥女
在我家快些脩下合歡宴會癡公子信為真娶親轎子門前旋打
拐媒婆悄上轎充做新人去如箭忙將門戶緊牢拴席捲金銀裝
搭練連夜逃出上北京三考吏員酬宿願誰知天理不容虧長安
市上遭拐騙赤手空拳難又拊只得還把家鄉戀縲到山東荒野
村飢民湧出如雷電打倒剝衣并奪物只留布掛裙一片此身流
落官羅中目下幫人來扯縲三冷粥飯不用全夜遮身破草鞮

如今自悔念頭差望求公子行方便殘羹剩飯捨破吃救我殘生
有一線保佑公子與夫人早養兒孫入翰院我因揪弄事却非這
纜叫做活世現如今細細已供明懇求放我登彼岸

毛小姐聽完笑道原來你是個輕嘴薄舌短見無行之人論理不該看
你但你能改悔自陳情寔可憐你今不必他挂縲遂分付家人道這
個人既說得苦惱我今是便路你可領他關在頭艙待到了湖廣
放他去罷甯先知聽見再三叩謝家人將他關在頭艙道公子分付不
許你在外探望飲食自有人送來甯死知便鑽入舡頭忙將舡板蓋好
此時幸小姐同秋夢在後艙細細說明等毛小姐進來便笑道好個公
子這事審得明白毛小姐也笑道不是我會審是他細細供明看起來
我竟是他外甥媳婦後來曉得到不好意思秋夢道這是他天報方出

得我家裡小姐的惡氣毛小姐道：「不知你家小姐後事如何，可是這
樣愛富嫌貧？」小姐道：「我妹子知書識理，決從父命。你明日相見，自然
曉得。但我見他身上寒冷，秋萼你尋件衣服與他。秋萼忙取几件旧衣，
被褥，叫家人掣去。寧先知見公子賞他衣服被褥，一發歡喜。自此一路
僱夫扯纜，不一日已到了湖廣地方。離家不遠，幸小姐不勝歡喜，却說
廉清在缸日久，今已入了境中，恐怕官員知覓，又要躲閣，便分付跟隨
道我老爺思家念切，若驚動地方官，又要躲閣。我今起早先回，你們後
來罷。廉清遂帶了十數個家人，竟從旱路而走。心內暗想道：「我家當初
貧賤，自少虧岳父母收留，教我成名，又將小姐許配我，這知己之恩，真千
古所未見，只宜先去拜謝他。總是但今我是欲賜養親完婚，是親在前，
而娶在後，我今怎敢逆了旨意？還是先到我家去，是正理。見過父母，然

後去拜見岳父母，則倫理俱盡矣。行了兩日，離鴻漸村不遠，遂先着人
去報自己，慢而行，望見家中氣象與往日大不相同，原來是幸夫人
着人蓋造的。那家人到家，見廉小村跪稟道：「狀元老爺榮歸後面就到了，
特着小人先来報知。」廉小村忙問道：「狀元几時到？」幸府家人道：「幸府還
未曾去得。」廉小村着驚道：「怎麼不先到？」幸府家人道：「狀元老爺說是奉旨
養親，故先回家。」廉小村着急道：「你快去對狀元老爺說，我問他這官是那
裡孝出來的，不要做此沒人心背情理之事。若是先来家見我，也決
不見他家人。」听了連忙跑回，攔着廉清馬頭，將小村言語細說。稟上廉
清，思忖道：「這是我父親的厚道，但我已至此，再奉父命而先拜岳父母，
就笑我不是逆旨了。便勒回馬，向幽蘭里來也。」先着人去報知。幸尚書
與夫人听了，一時驚慌，先拱不一時，又報狀元到了。幸尚書只得叫兒

子幸天窺出門迎接廉清望見舅子立在門前街上接他便忙下馬疾
趨走到用手挽着幸天窺道有勞大舅迎接二人携手走入門來未知
說出何話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苦無奈何庭前講祀 喜有商量國內調情

詞曰相送只合笑顏餘苦殺巢空心咽欲訴又非宜騰挪且措詞

○得效于飛友怎肯教他後夕已弄情緣紅絲暗裡牽 右調苦 薩蠻

話說幸天窺將廉清迎入所中欲與廉清行礼廉清道俟小弟拜見過
岳父母方與尊舅行礼遂着人入內去請幸尚書與夫人出去拜見幸
尚書與夫人見請只你推我推你推到沒奈何的田地幸尚書只得
走出來廉清已使人將兩張椅子擺在中間鋪下紅氈只等丈人文母
出來就拜今見幸尚書獨自出來便又着人請夫人却躬身拱請幸

尚書上坐幸尚書只得走下一步道請問狀元此來還是奉朝廷賜歸

還是狀元私歸廉清答道小婿蒙皇上賜歸養親完娶又蒙欽賜聘禮

故前來拜見岳父母并求擇日使小婿與令愛成就百年之好請岳

父台坐俟岳母出來一齊同拜幸尚書道狀元此來差矣從來禮乃人

之大綱若不循禮則近於野而生物故今狀元蒙皇上賜歸養親完娶

則親在先而娶在後只宜歸家拜見父母先尽子職然後到我處言及

婚娶方是正理怎公先到這處來竟是先完婚而後養親將來何以復

命豈速歸家再來商議可也廉清道岳父之言實與小婿同心怎奈我

父親之見與岳父不同今小婿是不敢違父命而來遂將父親不容相

見之言說知幸尚書笑道令尊翁之見是鄉野之私識我身為禮臣禮

自我出豈可行此悖理之事還是歸家的是兩人在所上一個說要執

禮一個說奉父命再論不已以致家人僕婦俱圍繞而看幸夫又亦躲
在屏后打听且說幸小姐見趕過了廉狀元的座舡滿心歡喜不多時
舡到馬頭家人來稟到了幸小姐就对毛小姐說道小姐在舡上寬坐
片時我同秋蕙先回稟知父母即同家人來迎接毛小姐應允幸小姐
遂同秋蕙上岸而走訪問到自己門首却不見有人看守便往內走只
見所上許多人圍圍繞不知為着何事他二人便在傍乘空走入幸
夫人在屏后笑見二人入來只想是廉清又着人來請他出去拜見便
回身款艤秋蕙忙走上前道夫人小姐回來了夫人回頭細認小姐已
走到面前低說道母親孩兒回來了夫人方看明是小姐與秋蕙這一
喜非常却又禁不住双淚如珠忙說道我兒你娘親好苦也小姐連忙
搖手道母親且莫高声遂一同入內夫人遂將廉清叫來你父親要打

發他回去他不肯只要請我出去拜見正在万分難解之際孩兒恰
回來今大事已定矣幸小姐道廉清之事容易既定到是孩兒之事不
能既定快請父親來相量秋蕙道別人去請必被廉狀元看出不是我
去才好遂走出屏后來看着幸尚書幸尚書正與廉清分办忽看見秋
蕙在屏后探頭便不勝吃驚暗想他來小姐必有下落因對廉清道狀
元既奉父命不肯回去且同小兒坐下我入內就出來說罷如飛入內
忙問秋蕙小姐在那裡秋蕙用手指內遂一同進來小姐見了父親因
笑道孩兒服色有異不敢拜見幸尚書見小姐打扮男粧不勝驚喜小
姐道廉即在內切不可露出消息幸尚書會意即便分付諸僕婦小姐
笑道孩兒今日娶一位小姐來家快着人同去迎接幸尚書與夫人吃
驚道這是怎么說幸小姐方將別后得毛羽收留將女兒招贅以及今

日同歸許多事情細說此時幸公子也進來聽見了只笑得如喜如狂幸尚書道如今毛小姐來家孩兒作何安頓豈不悞他終身幸小姐道我自自有主意如今不便改粧可備轎子我去接他上來須如此這般幸尚書只得依他遂着人抬進兩乘大轎幸小姐坐了一乘同着空轎帶了家人僕婦一齊走出却說廉清見幸尚書急走入內不知是何緣故便同幸天冠坐下坐了半晌不見出來心內駭疑又見童僕紛紛出入正要問幸天冠不期天冠也曉得此風聲一時坐不住也脫身進去只撒下他坐在所上廉清見了十分驚疑道我岳父平生慎重為何今日如鬼如魅這般行徑撒我在此躊躇了半晌暗想道我今奉旨完娶不又出入閨闈非比往日避嫌我何不自進去拜見遂起身剛欲走入却見兩乘大轎出來隨着許多男女廉清只得立在傍邊讓

他出去却見着幸尚書同着天冠笑嘻嘻走出來道適因有事入內唐突之處吳曰請罪罷廉清又請要拜見幸尚書笑道我方纔不受拜者是

有隱情於禮有碍而不敢受今既情已釋似先碍矣宜該受拜然在此匆忙之際又非受禮之時容擇吉日愚夫婦受狀元之拜何如因對公子說道我已着人在東書院設席你陪狀元去罷廉清不便再請只得同公子走入東書院來彼此問此別後事情方知逢寅不在此地館不一時家人來請入席二人入席共飲廉清問道今日岳父為着何事却如此匆忙幸公子道今日有一件大喜事臨門不得不為他匆忙廉清道我今奉旨與令妹成親乃大喜之事却不以我為大喜而反更有大喜於我者幸公子道兄之喜非為不大但他之喜乃千古之奇喜實有大於兄之喜者方矣廉清听了不勝呆想且按下不題再說幸小姐

帶了僕婦到船。遂走入船中。笑對毛小姐道。家君老母。知娶了小姐。下
勝歡喜。已着衆僕婦到舡迎接。乞小姐整容。隨用手招進僕婦進舡。一
齊磕頭。毛小姐隨即收拾打扮完。已是黃昏時候。家人在岸上一齊點
起灯笼火把。衆婦女扶着毛小姐走出舡頭。又扶上轎。幸小姐也自上
轎。然後抬上岸來。不一時。抬到了所上歇下。幸尚書與夫人俱立在上
面。幸小姐先出轎來。去請毛小姐出轎。二人分立左右。夫人見毛小姐
果然標致。與女兒不相上下。不勝歡喜。因說道。小兒蒙尊公尊堂留養。
又與小姐聯姻。又賜同歸。愚夫婦不勝感激。小兒心事。今日言明。我明
日另擇良辰。與你夫婦成親。今且不須大拜。只以尋常之禮相見罷。毛
小姐道。媳婦今日同歸。理合拜見翁姑。即使他日再結花灼。再拜可也。
說罷。竟拜下去。幸尚書與夫人只得受了。拜完。幸小姐携毛小姐同到

別房。侍女擺上酒菜。二人在房對飲。不題。却說廉清同幸天冠在書房
中吃酒。心內動疑。停杯不飲。不多時。忽聽見外所人聲。噉。因問幸公
子。公子笑道。這就是大喜。廉清道。何不去看看。遂走到所門口。遠。偷
看見所上懸燈掛綵。燈光之下。影。有一對少年夫妻拜見幸尚書與
夫人。拜畢入內。廉清看了。暗。吃驚。正要問幸公子。不期公子已入內
去。廉清看得不明。不白。因想道。這是甚麼親戚。拜見心內不解。遂回
入書房來。忽見幸尚書走來。對廉清笑道。方纔有事。不得奉陪。如今特
來補罪。因叫人再酌。廉清道。翁婿之間。豈敢論此。小婿方纔見一對少
年夫婦。在灯下拜見岳父母。拜完直入內室。不知此係何親。眷乞岳父
示知。幸尚書笑道。今夜是他二人歸寧。母子相逢。后堂設席。作團圓之
喜耳。廉清听了。吃驚道。歸寧二字。是女子出嫁。而但見父母也。岳父止

有私華小姐已許小婿矣。小姐之外未聞有次。何得忽有女歸寧同此少年而來。小婿心甚不解。乞岳父為我說知。幸尚書已受小姐之囑。恐他識破。只得說道。賢婿素知我止生一男一女。何得更有此。不過遊戲成奇。賢婿不必多疑也。廉清便不敢再問。既而席罷。請廉清在書房安寢。此時廉清心內驚疑。又听了幸尚書几句糊塗的話。一時又摸不着。又不便細問。便左思右想。十分疑惑。到了床上。再睡不着。只管胡思亂想。起岳母今日不肯出來相見。莫非其中有甚變端之事。么。又想岳父母若有甚變心。我小姐亦无變更之理。只是方纔這一对夫妻。又是何人。若說是亲戚。便不該說是歸寧。若說歸寧。則是他生之女。矣。却又不肯明言。其中有不明不白之事。想来想去。一時再想不着。忽又想道。我今是欲賜完娶。何不明日見了岳父。立請小姐相見。便可釋

疑矣。有了主意。方纔睡去。再說幸小姐同毛小姐在房中吃完了酒。幸小姐道。小姐請先安置。我還要去見父母。就來毛小姐應允了。幸小姐遂走到母親房中。細說了一番。夫人只埋怨寧兒。我今恨他入骨。幸小姐便說出現在缸中。將前事說出。今孩兒既歸。平安無事。母親也不必恨他。便分付家人去。如此這般。家人領命。走至缸中。見寧兒知睡了。遂叫起來。說道。公子叫你上去說話。寧兒知听了。便跟着就走。這家人只引他在黑處。而走上了半晌。竟不知是甚么所在。不一時。走到燈光之處。定睛一看。不覺大驚。不敢走進。幸公子連忙來扯道。毋怕。不必驚惶。快些進去。寧兒知無法。只得走到夫人房中。見了姐。大哭道。都是我。不是了。夫人埋怨了一番。幸小姐方將前事說明。寧兒知方曉得前日的事。夫人叫他不可說破。寧兒知道。我今改過。再不敢多嘴了。幸

小姐依旧到毛小姐房中同寢到了次早幸小姐就来見父母幸尚書說出廉清許多疑惑小姐道他既疑惑今日必要来請我相見若不容他相見他疑心是真就不妙了我如今只得改了原粧父亲引他来园中見我使他釋疑然後行事方成佳話幸尚書应允小姐自去改装再說廉清天明起来要見丈人以决疑心不期等了半日方見尚書出来廉清便說道小婿自勿與小姐同窓並無避嫌今日榮狂成亲固有期矣然亦不可不一相見庶不失礼乞岳父容納幸尚書听了故意沉吟半晌方笑道我今各不容見又費賢甥一番疑惑了待我引你去見廉清就隨幸尚書步入园中遠望見小姐同秋萼在於向日相見之處便疾趨近前細看不勝欢喜深喜你揖道昔蒙鼓勵今得成名又感圣恩憐念欲賜完婚庶不負小姐之望矣幸小姐回礼道當日家慈虽有

微言然妾堅心生死静候今狀元榮歸不知何所見忽又多慮多疑莫非即君今日榮貴欲作寒盟棄捐妾亦何敢强也說罷顏色頓吳竟同秋萼而去廉清見小姐怪他多疑正欲說明不期小姐已去遠了不勝追悔只得向幸尚書謝罪幸尚書笑道狀元想今釋疑矣廉清道小婿原先所疑只求岳父擇日完婚庶不負圣恩之意幸尚書道既是如此後日是黃道吉日使小女歸事狀元便了廉清大喜同出园中不一時大舫已到家人撇了許多欵賜宝物擺列所中幸尚書着人收進毛小姐看了不忍釋手幸小姐道你若愛這宝物你就收去毛小姐道這物是何處得來幸小姐道這物是一個人的聘礼要娶我妹子不料我妹已許人又愛這宝物来與我商量我一時先計取他這宝物今見你亦愛這宝物何不代我妹子嫁到他家去這些宝物就好賴他的了毛小

姐听了大怒，变脸说道：「你说的是甚麽話？怎麼戲辱我？」幸小姐笑道：「我岂敢戲辱小姐，你名不願，我就明日去嫁他。」毛小姐听了，不覺好笑，道：「你原来是个馱子，我不听這馱話。」幸小姐笑道：「你既不听我說馱話，如今與你說正經話了。」我父母已揀了明日與你，我重結花灼，只是我有一件事要對你說，不知你肯依我否？」毛小姐道：「若是正經話，我怎麼不依你？」幸小姐道：「你與我昵狎，虽久，却是虛合。如今這番是真正好合，各只一味嘻笑言談，全死新人之態。一則令人觀看，不雅；二則使我泛常無趣，必得小姐如當日嬌羞，不敢輕言輕笑，使我暗中摸索，得上陽臺而為雲為雨，你道如何？」可肯依我否？」毛小姐笑道：「你又說馱話了。當初與你初會，自然嬌羞，我今與你，未有雲雨之施，然終夜交頸挑逗，逗怎能又李得前番，閑態？」幸小姐道：「你若不依，到那時又恐阳臺止拱。」

人作夢，小姐你不要怪我，况且止得頭一夜，終不然第二夜還要小姐如此。毛小姐含笑，道：「既是這樣，我且依你，看你做此甚么醜態來。奈何我幸小姐見他，應承滿心，欢喜便來尋父母商量，未知如何商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被巧瞞誤上小巫山 分說破明結大花灼

詞曰：這番花灼，只道心兒足，誰知受人愚局，呆得心頭戰篤。○搃成

美滿前程，閨中睚鳥和鳴，深謝仙翁指引，留傳兩姓簪纓。右調清平樂

話說幸小姐來見父母，說明日成親，要将毛小姐先嫁廉清，幸尚書着驚道：「夫婦乃人倫之首，名分所關，先事者為妻，為正，後事者為妾，為偏。狹兒自幼與廉清定盟，幸他有志，不負我一番鑒拔。今奉旨，歸娶狹兒，嫁他名正言順。毛小姐與狹兒彼此相憐，不過遊戲之事，我今使人告

知他父母使他另擇良人而嫁可也。即欲使毛小姐同事廉清亦當使
他後事為妾。奈何要讓他先事。終不然。狹兒為廉清之妾耶。狹兒萬不
可如此。幸小姐道。父親之言是愛狹兒也。但狹兒之見不然。當日狹兒
避出青黃死主。設使遇着奸人匪類。久已玉碎香消矣。若非毛小姐的
父母認作男人。待如骨肉。又將女子嫁我。則視狹兒為可付可托之人。
况他止生此女。將來宗祀皆望我二人。我若當時言明。不使他女兒嫁
我到也。於心先愧。只因狹兒一孤幼女子。飄流異域。上下先親。各露出
行藏。必招奇禍。故包羞忍耻。只得應允。與毛小姐假合。實不得已也。彼
時以不告之罪。苦求喜得毛小姐見諒。絕怨心事。狹兒一如夫子。將終
身之事。皆仰望於狹兒矣。今若與他說明。使他另擇人嫁。事亦已矣。但
念狹兒拋離父母遠去家鄉。歷有年餘。甚非閨淑之事。倘廉即日後曉

得與毛小姐假合之事。能保其不動疑乎。設或動疑。不鄙蕩為遠出。必
鄙蕩為不潔。則狹兒是冰誰冰。清白誰分。能保廉即先棄捐。使狹兒作
白頭吟乎。狹兒慮念及此。故寧甘居後。使毛小姐終身感我不妬。成就
之賢廉。即亦終身感我有守貞不渝之節。他既生感。安肯居狹兒之上
乎。若今將此意。竟以毛小姐說知。毛小姐必以為名被我污。他性甚剛
烈。設有不測。狹兒恐亦不能保其全乎。幸尚書听了。知不可強。只得又
說道。如今廉清只求狹兒。僕絲親時被他識破。不肯成親。這怎麼處。幸
小姐笑道。他虽具明眼。終不出我巧瞞。只須如此如此。幸尚書道。這也
罷了。只是毛小姐不與他說明。倘臨期有變。這怎麼處。幸小姐遂將許
多套頭之法。說出。幸尚書听了。笑道。狹兒妙用。真可瞞天矣。遂分付家
人行事。此時廉清是奉旨完娶。府具各官皆來賀娶。廉清已接了父母

哥之來家到了良時廉清打扮畢忽見秋萼走來對廉清道我家小姐
深怪狀元不具明眼胸先知識甚是不悅今夜不歡與狀元成親老爺
與夫人再三相勸又說是奉旨不可有違方纔應允但心中尚有愠意
洞房合巹時乞狀元勿交言只吹火上床成親名是有言語等明夜慢
之說明省得觸怒小姐以阻好事故此特來說知万之留意廉清笑道
已往之事今夜一笔勾罷小姐何須介意小姐意欲藏嬌我自願領教
了秋萼遂自走去不一時鼓樂齊集迎請廉清出所此時幸小姐躲避
又將毛家之人使女尽皆遣開只分付自家侍女僕婦一齊走到毛小
姐房中將宮賜的宝玉珠翠插戴滿頭又將一幅錦袱代毛小姐遮在
頭上不一時鼓樂來迎眾侍女扶出所來與廉清並立先拜天地次拜
廉小村夫婦又次拜尚書與夫人然後夫妻交拜之畢迎入洞房同飲

合歡筵宴房中已設上下兩席相去甚遠眾侍女替毛小姐除去錦袱
僕婦兩處送酒兩席上糖菓高堆竟似一帶屏風對面皆不能相看毛
小姐心中有了前日之言只低頭不語廉清適听了秋萼說小姐不悅
他也不敢開言心中欲要偷看却被眾侍女只將小姐圍繞不能得看
及至可看之時却又被珠圍翠繞遮住嬌容看不明白二人飲了半晌
侍女便扶小姐上床與他除冠去衣又將錦帳低垂來催狀元上床就
叫人撤去酒筵與狀元除下袍帶廉清見上姐藏羞因想道我且不與
他說話倘說出他惱來必然悞事便打發侍女出房將灯吹息毛小姐
在床上只暗之忍笑便在被中睡着听見新郎小床鑽入被中先用温
存次用強逼毛小姐見他不似前番君子竟要行雲作雨知不可免只
得由他暗想不无苦人不期這番牽動甚是难堪又欲避而不能只得

禁人持，不一時嬌啼宛轉，雨潤海棠，廉清便深憐輕惜，方纔完了夫
妇之情，歡然而寢，正是

明之管鼓一河洲

暗裡相牽作好逑

莫笑兩人皆朦朧

大都天意合人謀

却說幸小姐打听得他二人俱中了計，不勝歡喜，只躲在母親房中，外
面幸尚書與廉小村并諸親戚飲酒，內裡幸夫人同廉親母并內親上
席，直鬧到半夜方止。那廉清與毛小姐一覺醒來，早已天明，廉清開眼
一看，見滿房明亮，抱着小姐而睡，不勝歡喜，遂用手勾過小姐臉兒，正
要監賞他嬌面，忽看了一眼，不禁大駭道：「不好了！受人之愚了！」毛小姐
聽見說話，忙開眼一看，不勝驚駭道：「你是甚么人，敢來死禮！」廉清只氣
得連話也不能說，忙披衣下床，早聽見床中哭泣，因想道：「原來小姐嫁
了別人，却將假的騙我，今決不與他甘休，遂不顧床中哭泣，一徑鬧
門來尋幸尚書，斯鬧恰好，幸尚書出來，廉清一見便發怒道：「原來你們
做成圈套，陷我，独不思朝廷禮法，怎容得亂為！」幸尚書听了假作驚訝
道：「賢婿與小女昨夜成婚，今不早來拜謝，而反說這話，是何意見？」廉清
一發着急道：「我廉清雖然不肖，已叨中狀元，指望與小姐成親，誰知你
們有嫌貧之心，見我遠出，竟將小姐別締絲羅，我前夜已自看出，却慮
我奉旨完娶先人，暗將他人代替，我今豈肯婚娶匪人，少不得上表奏
明，只怕大人亦干係不小。」幸尚書微笑道：「賢婿真乃少年不分曲直，埋
怨錯人，空負我小女一片熱腸，為狀元周全，得此才美之女，不能生感，
却使人生恨，是不听我言，以致如此。」廉清正氣得无法，忽听了這話，却
似小姐还在的光景，只得問道：「小婿一時氣苦，不解大人之言，望乞明

教幸尚書道前年我同賢壻至省不期你岳母見偏欲使小女變節小
女聞知遂與秋萼男裝夜出欲避在令尊家以待我歸不期出門迷路
遇着毛羽收留認是吾子相隨進京竟將他愛女小燕嫁與小女前夜
雙歸即此二人昨夜嫁狀元者就是毛小姐又將幸小姐讓先事狀
元之言細細說明廉清听了不勝歡喜却又疑心道既是令愛將毛小
姐先嫁自然熟商為何今早見了小姐竟驚惶哭泣却又為何幸尚書
遂又將不便明言只暗中撮成之事說明廉清听了連忙作揖致謝道
不意令愛小姐為我如此深心如此幻想真有恩有義不嫉不妬之賢
夫人殊為可敬遂去與父母說知大家驚喜非常却說毛小姐開眼一
看見不是幸公子不覺心驚肉顫魂魄俱死哭泣起來又見這人出房
方想起幸公子前日叫他收禮嫁人便不勝惱恨道我一個御史千金

小姐嫁你尚書公子也不辱你；反如此美禮免義將我暗美嫁人不
知這人是甚么人被含糊塗抹玷辱將來何以見人不如尋個自盡
我父親少不得問他要人想到傷心不覺放聲大哭；了兩三聲幸小
姐却笑嘻嘻的走進房來揭起帳子說道姐；你昨夜與新人如魚得
水宜談歡喜起來為何啼；哭；莫非君子太毒姐；不禁風雨么毛
小姐正哭到傷心之處却聽見幸公子走來說笑不勝惱怒道你這藉
情賊我有何負你；却怎么害我今日決不與你甘休便開眼一看只見
幸公子三絡梳頭打扮得似一個美貌佳人看了又氣又惱又忍不住
笑道你這人為何這般打扮我今被你羞辱何顏再活便雙手扯住幸
小姐的衣襟一頭墮入懷中啼哭幸小姐忙用手撲定說道姐；我做
妹子豈不是却成就你百年夫妻不思感激反將我埋怨妹子想姐；

雖是千金小姐嬌艷名姝所嫁者不過公子王孫若要求這少年狀元亦不易得今妹子因感姐之情深義重實難割捨故甘願讓姐占先妹子杖時落後有甚亏了姐毛小姐听完不覺大驚便抬頭細看道這樣說來難道你是個女子么幸小姐笑道我若不是女子前日過姐姐這般美貌又且同床共枕焉能耐此歲月而不相關乎毛小姐听了忙用手將幸小姐過身一摸不勝大驚道我被你巧瞞這也罷了為何不與我相商却終我將身之事漸送此人但不知這是甚麼人幸小姐遂將自幼與廉清定婚及逃出緣故說了一遍今廉即已中狀元他就救你父親的恩人你父親一向要報答他若先可報我今將你嫁他豈不是先意中之報了毛小姐道原來就是此人只是你如今將我怎樣着落幸小姐道我父親此時已與廉即說明今夜與我成親成親之後

後我與姐共事廉即妹子願居姐之後毛小姐道今已說明則廉

即是妹原配我不過承你推恩及愛豈敢妄言幸小姐道姐你須

起來梳粧毛小姐遂歡然下床幸小姐又安慰一番自入內去此時廉

清曉得事情因想起毛小姐在房中如何氣惱哭泣便急急走入房來

安慰他見毛小姐梳粧便深作揖道今早冒瀆實不知有這委曲若

不是方纔岳父說明如何明白望小姐恕罪毛小姐見廉清謝罪亦忙

回禮遂不復嬌羞說幸小姐許多美意此德實是難忘你今夜速與幸

小姐成親毋使我心抱嫌廉清此時將毛小姐細看果是嬌麗異常毛

小姐也看廉清真乃年少風流各各歡喜到了晚間幸尚書又是一番

熱鬧平一時迎請廉清與幸小姐拜了天地及父母公姑双双送入洞

房兩人皆不作新人之態說說笑笑彼此感恩合盃畢共入鴛鴦帳遂

作雲雨矣。正是

自幼成連理。今日于歸喜。地久與天長。恩愛先時已。

到了次日，廉清同二位小姐出房拜謝父母公姑，以及親戚。自此夫妻三人朝歡暮樂，頃刻不離。毛小姐托廉清將家事料理了一番，真是歡娛易過，不覺假滿。二位小姐因毛羽尚在京中，皆要同廉清進京，遂拜辭父母，一齊起身。次日到了京中，幸小姐道我三人若只平日常去見幸老爺，有何趣味，必須如此這般，方成韵事。廉清笑道有理。毛小姐也笑道：你當日哄得不敢，今又來找帳。廉清即令家人去報毛老爺，說幸公子同小姐到了，家人果去報知。毛羽夫妻大喜，忙着人迎接。不期廉清與二位小姐三乘大轎，已到門首。二位小姐轎子先到，所主一齊出橋。毛羽夫妻看見忙問道：幸公子如何不到？這位小姐是誰？毛小

姐笑道：隔了幾時，就認不出了。他就是當年蒙父親母親將孩兒嫁他的幸公子了。毛羽夫妻驚訝道：他為何這般打扮？毛小姐尚未及答，忽家人來報：廉狀元假滿還朝，有事要見老爺。轎已進門了。毛羽道：他為何事？先來見我。說未完，只見轎子竟抬上廝來。毛羽着急忙叫夫人小姐迴避。二位小姐笑道：我二人正要與他相見。早見廉狀元走出轎來，毛羽連忙迎接。廉清道：請岳父岳母上坐。容愚夫婦拜見。幸小姐便走在廉清下手，要拜下去。毛羽急得沒法，便扯住廉清夫人，扯住幸小姐，說道：我夫如不知狀元是何人，萬忽有此称呼。毛小姐見父母着急，忙說道：還要說明方好受禮。毛羽夫妻便扯女兒走入後廝。毛小姐方將始末說明。毛羽听了驚喜道：我當日受他恩惠，正苦無報。今日孩兒嫁他，真可謂免意施恩，死心報恩也。夫如欲喜，遂出來對廉清道：不意內

中如此委曲。使小女得嫁狀元。皆幸小姐玉成之力。廉清就請毛羽夫
如上坐。自己居中。二位小姐分坐在右。毛羽道。愚妻如怎敢受幸小姐
的拜。幸小姐笑道。當日為婿。今日獨不能為妾。前已愛之。今又何辭。况
且姐已拜我父母。彼此相償。又何得為。毛羽夫妻。却只待受了。遂大開
筵宴。一家歡聚。廉清又說出帶我進城。得中狀元。深亏岳父之力。故報
息相救。毛羽更加歡喜。到了次日。早廉清入朝。見天子。天子賜廉清復
居原職。廉清遂往毛羽衙中。後乘毛羽官做到九卿。廉清將已入閣。忽
報到父母有病。廉清驚惶。連夜上表省親。不日命下。毛羽見他告假。遂
告假致仕。亦皆命下。既回。廉清并家眷一齊還鄉。幸喜得廉小村夫婦
已好見了。毛羽彼此歡喜。將向年仙籍指示淨地。始末述知。毛羽道。
如今親翁的兒子。就如我的兒子。我夫妻三人。止得這個女子。也不便

另住。遂將女兒女婿。并幸小姐以及廉小村夫婦。俱接來家。一齊同住。
廉清因是幸尚書的贊婿。不便在毛家久住。遂與二位小姐常住。在
毛家。一日廉小村夫婦。在以前閑看。忽見一個人走到面前。說道。我當
日許你兒子做官。你做封君。今日二事已完。還家回去。廉小村夫婦認
得是當日息人。不勝大喜。忙問道。息人叫我回那裡去。那人往地下一
指。倏然不見。小村夫婦稱奇。遂叫廉清并二位小姐來說道。今日得遇
仙翁。叫我二人回去。今夜已矣。到了半夜。夫婦竟死病而卒。廉清喪中
。盡祀。後來廉清登相位。扶持幸天冠成了進士。又將毛小姐所生之子。
繼毛氏之後。至今子孫昌盛。豈非廉小村行善之報。予編是書。以為後

世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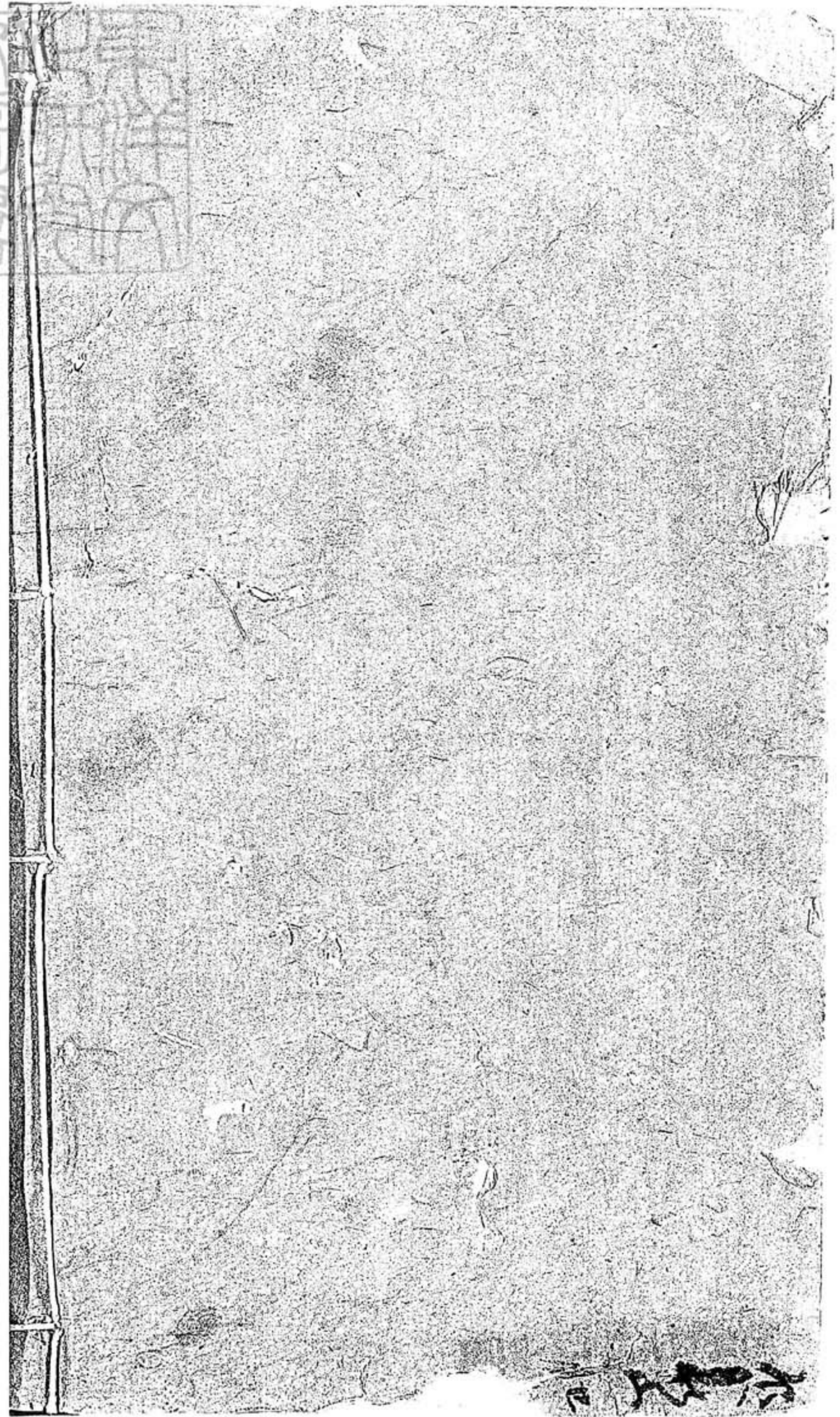
麟兒報卷之四終

麟兒報

第十六回

十一

正德
圖書



正德
圖書